

作家故事文库

主编/新禾·副主编/霍红/高玉兰

朱自清的故事

赵鹏飞/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作家故事文库

主编/新禾

副主编/霍红 高玉兰

朱自清的故事

赵鹏飞/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作家故事文库·朱自清的故事

作 者：新 禾主编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王旭玮

装帧设计：章桂征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卡伦东发胶版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160 千字

印 张：7.125

版 次：199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7000 册

书 号：ISBN—7—5387—1075—2/I·1032

定 价：69.80 元（全 8 册）

目 录

朱自清小传.....	1
一门两姓的厚望.....	6
大运河的洗礼	12
铁牛湾的启迪	16
崭露头角，荣列首座	20
史公正气不畏凶	26
古城扬州的新“解元”	37
好书与贤妻	55
一石击起千重浪	69
为民而讲、而争	81
为文学而奋笔	88
投身“五四”的行列中	93
向品学兼优又跨一步.....	104
孚厚望踏上讲坛.....	111
志同道合创第一个诗刊.....	116

目 录

景佳更寓诗境佳·····	127
心与景融，异曲同工·····	139
激于义愤笔作枪·····	147
不似名人，确是名人·····	164
一丝不苟，一字不苟·····	172
有幸重得遇知音·····	182
治学唯求一字“真”·····	189
跻身于“一二·九”的风暴中·····	196
愤怒无声胜有声·····	208
大义凛然，大节昭然·····	214

朱自清小传

朱自清，原名朱自华，字秋实。在北大读书时，方改名自清，字佩弦。是我国著名的作家与学者。清光绪二十四年冬十月初九（公元1898年11月22日），出生于江苏省北部的一个叫做东海的小镇（当时名海州，是座历史悠久的古镇），祖籍绍兴。1901年，随父赴任所——高邮的邵伯镇；1903年，再迁扬州，基本上定居了下来，渡过了他的童年与少年，故往往自称“我是扬州人。”幼年即随其父读古文，颇有根基。继而入私塾，受业于戴子秋先生与颇有名气的李佑青先生。

1921年，十四岁时考入安徽旅扬公学的高等小学。

1914年，十六岁时，考入江苏省两淮中学（设于扬州，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江苏省立第八中学）。由于启蒙较早，功底扎实，已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而立志做一个文学家。也由于学业甚为突出，为人又老实浑厚，深受同学的拥戴与校方的重视，而毕业时又名列榜首，被校方授予品学兼优奖状。1916年，十八岁时，考入了北京大学的预科班。可谓适逢其会：恰在此时，思想开朗、学识渊博，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接任校长，教学得到了大刀阔斧的革新，陈独

秀被聘为文科学长，主管文学、哲学、历史等系；胡适被聘为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李大钊被聘为图书馆主任，并兼历史经济系教授。这对朱自清来说，实是难得的机遇，他一有时间就扎进图书馆里，眼界、心胸为之大开，学业、认识，为之猛进。

当年寒假，朱自清奉父母之命，回到扬州家中与生于杭州、长于扬州的贤淑敦厚的武钟谦完了婚。耽于家境的日渐拮据，遂益发勤奋，提前一年结束了预科学业，进入了本科哲学系。而不久，由于祖母去世，父亲被解职，家境却越发艰难了。

然而，也恰在此时，中国的政治风云起了巨大变化。1917年，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签订，北洋军阀的残暴，都日益强烈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愤慨，其中以北大为最。当时的北大，实际上已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堡垒，北大师生就是打头阵的急先锋。在这种形势下，朱自清自不例外，他主动加入了由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1日，由王光祈在南京和成都设立了分会，国外巴黎也设了分会。许多历史名人如李劫人、恽代英、田汉、许德珩、张闻天、邓中夏、毛泽东都加入了这个学会）。继而，各种进步组织也纷纷成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群情更为激愤。不久，即1919年3月，朱自清又主动加入了由先驱革命家邓中夏组织创办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参与演讲。紧接着参加了震动中外、光照史册的伟大的“五四”运动。

由于时代的激励，也由于家境的贫寒，朱自清愈加奋发，终于在1920年5月，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又提前一年，

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后，由于家计所系，二十三岁的朱自清与大学同学俞平伯一道南归，由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将这两位他心爱的高材生推荐给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此后，就先后在他的母校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任教务主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浙江第六师范学校、浙江第十中学、第四中学、白马湖春晖中学等中等学校任职或任教。此间，他结识了平生至友叶圣陶，也与一些名人，如郑振铎、沈雁冰（即茅盾）、周作人、丰子恺、朱光潜交往颇深，与至友俞平伯时有所聚，极力倡导新文学，并身体力行，写了不少新诗，对学生们组织的诗社或文学社大力支持、热忱指导，如《晨光社》、《湖畔诗社》等。这些文学诗社，出了不少很有才气的学生，冯雪峰，赵平福（即柔石）便在其中。

1925年夏，经俞平伯推荐，到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授。1926年，亲身经历“三·一八”惨案，怀着满腔的义愤写下了《执政府大屠杀记》，以血的事实，批驳了墨写的谎言，寓理于事，于事揭理，暴露与控诉了军阀政府的罪行，无情地揭露了段政府的丑恶面目，并专为惨案中遇害的他心爱的学生韦杰三，写下了《哀韦杰三君》的散文。也使他自身由自我奋斗的“刹那”主义，陷入了彷徨。

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对朱自清的震动很大，认识也开始了升华，他拒绝加入国民党，写下了反暴求新的词章，脍炙人口的《荷塘月色》也写成于此后不久。1928年，散文集《背影》问世，一鸣惊人，在文坛上激起强烈的反响。谁知，也恰在这年的11月，他的贤妻武钟谦抛下六个儿女撒手

人寰，死于肺病，日子愈发艰难，只好在俞平伯家搭伙。直到1931年才经萧熙元、叶公超介绍与北京艺术学院的陈竹隐女士结为伉俪。同年八月，公费出国，旅游欧州。经由莫斯科，过波兰、越柏林，游历了巴黎，再到伦敦。用两个月时间，走了五国、十二个地方。当在《泰晤士报》上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时，他十分焦灼，当即向国内发信表示殷忧并询问。回国后，恰逢闻一多来校任教，当即结成良友。1932年，支持并参与“左联”活动，1934年兼进步文学刊物《文学季刊》的编辑。1935年，参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代替郭沫若）。不久，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对朱自清震动很大，写下了爱国诗篇《维我中华》。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陷落，清华师生纷纷南下，朱自清赶到长沙，被任为临时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38年，随校迁昆明，住拓东路迤西会馆，不久，校名改为西南联合大学。此间与闻一多、冯友兰等一道，编写了词调沉重、意气昂扬的校歌，充分体现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也写了数篇拥护抗战、热爱祖国、向往未来的文章。生活过得很艰苦，还得在中学兼课。往往步行很远去上课，又得了胃病，但他从不误课，讲得格外认真。

抗战胜利后，朱自清又担心起了内战，并积极参加反内战活动。国民党特务制造联大“一二·一”惨案后，朱自清主持教授会决议，停课七天以示抗议。闻一多遇刺后，朱自清在极大震动后，奋笔疾书，痛斥反动当局“惨绝人寰”的罪恶行为。这也使朱自清更为清醒了，他也要象闻一多一样“勇敢地向前走！”并写下了讴歌闻一多的诗歌《你是一团

火》。

1946年10月，朱自清携眷随校乘飞机回到北平。回北平不久，即积极从事为纪念闻一多而命名的《新生副刊》和《语言与文学》的创刊筹备工作。决定以闻一多为榜样，向鲁迅学习，为迎接新生的中国，面对黑暗现实，高举起锐利的投枪。他热爱青年，同情平民，自身虽贫病交加，仍关心别人。积极支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支持“吃大户”的举动，指出了广大饥民“被逼得无路可走”，不能再“安贫乐道”“安分守己”，“群众就是力量的现实发出了谁怕谁！”的呐喊。他自己的日子越过越贫，胃病越来越重，可仍坚持着一课不误，一事不误，并应吴晗之约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字，直到饿死也绝不领取，垂危时还一再叮嘱家人不可领取。于1948年9月12日逝世于北大医院，享年仅50岁。

朱自清一生写下大量的诗文，均收在其全集中，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门两姓的厚望

浦水盈盈。

场盐累累。

一座虽不太大，却显得十分端肃典雅的古城就矗立在这盈盈累累之间，极目东望，是浩瀚无边的大海。这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历史更为悠久，是所谓上古“少皞代遗墟”，在夏代即辟为有辛氏故邑，周初，已具封邑都城规模。只是由于几千来的河泛、海漫以及人事的更迭，城址屡迁而已。城虽不大，却因地处近海，位于津要，向为历代重镇，隋时即已受到了格外的重视，一直为州一级的治所，号为海州。元时改为海宁州。明初复为海州，属淮安府，属领赣榆一县。镇北的于公、白沟等名浦，向以产盐著称，明时就在这小镇南北设有惠泽、高桥两个巡检司；清时仍为州治，并一度曾被划为直隶州，可见其重要。直到辛亥革命后，方改名东海，降为县治，这是后话。

时光到了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公元1898年），这日正是十月初九。（公历11月22日），小阳春天气，由昨夜子时起，刮了数日的西北风，忽然转为东南风，送来阵阵大海的

温润，浦水粼粼，清幽明静；盐垛比比，洁白晶莹。旭日初升时，曾是一片空濛，未及中天已是明彻灿烂，了无纤云了。真是难得的好天气！可也难怪片刻间会有怎样的变化——须知，这可是近海的冬日呵！

州衙中一位官员的心境，也正是如此。

海州城本来不大，在当时只有横竖两条大街，近城北处也有一条，却较前两条略窄，余下的就是纵横穿插的窄狭的巷道了。临横街略东，坐落着一座官衙，仍是明时的旧制，正衙九梁五架，配有耳房、公事房。倘今日看来，除古旧外，没甚出奇，然而在当时，于众多低陋民屋及坊铺之间，实是超拔显眼，何况，有官自威，显得甚是不同凡响。此刻，州衙的东耳房里正踞坐着一位身着从七品官服的州官。此人年近五旬，身材不高，却显得颇为雄健。脸形微圆，上庭宽润，清眉朗目，直鼻方口，透着一股不阿之气。他原本余姓之子，幼时过继朱家，一为忠于朱姓，二来不忘故宗，故取名为朱则余。现官海州主理刑名的州判，官虽不大，却是正途出身。

朱州判自一早到衙理毕一般例行公事，便正襟危坐在几案之前。似在专注奉公地以待上命或承接新差。其实，他的内心很不平静，这只消细心地观察一下他的表情与眼神儿，就不难发现。他那虽已刻了皱纹却仍丰腴的脸颊上，不时泛起红潮，这说明正有什么大事在他心中推波助澜；他那明犀的双眸，时现欣悦，却隐隐间有微忧之色，故而，那舒展的眉头，也因之而微微一蹙。

他虽是个正途出身的官吏，却绝不迂腐守旧，甚至新潮得很。这个戊戌年，可说是近代史上很有意义、很重要的一

年。名声显赫的“戊戌变法”就发生在这一年，“百日维新”，刚刚过去没有俩月。自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11日）光绪下诏定国是起，到八月初六（公历9月21日）慈禧政变杀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杨深秀、林旭、康广仁六君子止，历一百零三天的“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然而其影响却是巨大的。朱则余一则住地临近东海，较方便地接受了一些海外的进步思想，二来，他曾与六君子中人有过交往，也是力主变法维新的人。变法惨败，对他打击很重，每每思及，心痛如焚，对六君子更是崇敬怀念不已。然而此刻，他并非是为了此事。那么是不是担忧于筑路呢？变法失败没几天，英帝国又提出了要修筑一条新铁路，这条铁路的东方终点就是海州，条件较前数条路还要苛刻，工程量又很大，必定更劳民力，更失主权（陇海铁路，筹于1898，兴建于1905，竣工于1927，最早的终点是海州，后来才延至连云港）。这件事，确实也是朱则余的殷忧，他深憾本国不能全权全力筑路！可此刻的情绪，却也与此无关。

那么此刻是什么在激荡着他的内心呢？

不知这样过了多久，他那盯在衙门外的眼睛忽然明亮了起来，一向临变不惊、喜怒不形于色的他，容呈急切，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了，安坐的身子向前够着，几欲站起。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呢？原来，他看见了一个五十余岁，家人打扮的一个极普通的人。

这个家人，可见与衙役们很熟，只略一招呼，就急匆匆、喜冲冲地闯进衙来，来至公事房门内，就要倒身下拜。朱则余急不可耐地举手相拦说：

“快讲!”

那家人还是拜了一拜，宏声说：

“恭喜老爷！贺喜老爷！少夫人弄璋大喜，产下了麒麟！”

朱则余喜极地“啊”了一声，不自主地立起身来，声音有些颤抖地催促那家人，说：

“是么？你，你再说一遍！”

待那家人重复之后，朱则余长嘘了一口气，眼里迸着泪花，呐呐地道：

“苍天有眼，朱门有德，何幸如之！”

原来，朱家对他及他余姓一家，不仅有亲而且有恩，他承挑朱家的大任，就是要为朱家兴旺门庭，延续烟香。可他，虽生有数子女，却只得一个取名鸿钧，字小坡的儿子。支系单薄，一线单传，已深感有愧于朱氏祖宗。前几年，儿媳周氏倒是生了两个男孩，喜得他取名为大贵、二贵。可惜，贵而不寿，不久，都相继夭亡了。本来，僧道、相士们都有过预言，说朱家祖坟处孤，主人丁不旺，乃至凋零，大贵、二贵的夭亡，就又使这些风言风语抬头。他虽不甚迷信，可是，思及承继父母临危切嘱与殷殷之望，见到这两孙夭折的事实，内心如何不急？春上，又得儿媳有喜，便日夜切望，愈到临期，热望愈殷，近日来更是日夕耽耽，今日果闻产下了孙儿，如何能不喜出望外！

那家人报罢起身，由怀中取出一张大红装纸，恭谨地双手高捧，趋前奉上，说：

“这是少爷依老爷吩咐，写的孙少爷的八字与名号，请老爷过目审定！”

待朱则余接过装纸，喜悦地看过之后，那家人又申明说：

“少爷说，老爷说咱们要以诗书传家，而苏东坡有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故为孙少爷取名自华。当时请先生算了八字，说五行缺火，故取号秋实。一来，补足了火，二来，照于名华，寓春华秋实之意，专请老爷明示可否。”

朱则余喜孜孜地边看，边听，边频频点头，边连连赞许：

“好，好，好！”

那家人又续道：

“少爷本欲亲来报喜，候教，是老爷吩咐，不可误了喜庆，不可简慢了亲友，才由小的代禀的。”

朱则余又点头，说：

“理当如此！理当如此！”

缓了一缓，又道：

“喜庆事，可还周备么？”

家人回说：

“一应依老爷吩咐，已张灯结彩，高烧红烛，高悬宗亲牌位，鼓乐齐备，酒菜丰实，各亲友高邻均已请至。”

朱则余又连称了几个“好”字，由怀中取出早已备好的一封赏银，掂了掂，犹感不足，又从怀中取出一串制钱，一并赏给了那个家人。待家人谢赏之后，又嘱咐说：

“告诉小坡，及时开宴，我待衙事一毕，即赶回家中！”

待家人应诺去后，朱则余满怀喜悦地仰首向天，祷告说：

“苍天，苍天，愿保佑此儿长命百岁，真个能春华秋实，春华秋实！”

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不寻常的历史时刻，就在这样一个

热切的、厚望殷殷的家族中，一代著名的作家、学者应运而生了，而他必将面临的是时代的巨大变革与人生的严肃的考验。

大运河的洗礼

举世闻名、贯穿南北一泻千里的大运河，滚滚而来，进入苏北后，水势一缓，显得更加浩瀚壮阔。就在这浩瀚壮阔的河边上，伫立着一座占地广阔、格局高雅的古建筑——邵伯万寿宫。

夏日溶金，七月流火。天无片云，蓝得透明；地无微风，凝彻万里，闷热得出奇。就在这广袤的天宇下，浩阔的运河边，挺拔的古宫前，浴着酷暑蹲踞着一个只有五六岁的男孩儿。倘不格外留神，是很难察觉的。

这男孩，圆圆的小脸儿，泛着嫩光，十分清秀，一双大而神的小眼睛正专注地凝视着那滔滔而去的河水，若有所思。

许久，他举起了握着石片的右手，在眼前比了比，陡地一甩手，抛了出去，冲起水面一串串涟漪，随着石片的抛出，他迅速地躬起身，紧张地睁大眼，飞快地数着数：

“一，二，三……”

竟是十几个涟漪！

这样，连着认真抛了三次，也紧张地数了三次。他高兴